

罗伯特·彼得森博士，《神学正论》，第 4 节，《三位一体的历史探究》，第三世纪和奥古斯丁简介
© 2024 Robert Peterso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罗伯特·彼得森博士关于神学或上帝的教学。这是第四节课，三位一体的历史探究、第三世纪和奥古斯丁的介绍。

我们继续用三位一体的历史神学和 JND 凯利的早期基督教教义来研究三位一体，并转向第三世纪的三位一体论。

公元三世纪，三位一体思想中出现了相互冲突的倾向，这为后来的争论提供了素材。迄今为止，基督教有神论最关注的是上帝的统一性。与异教和诺斯替教的斗争使这篇文章成为焦点。

结果，虽然神学家们模糊地意识到一个不可分割的神性内部的区别，但他们却很少愿意探索三位一体的永恒关系，更不用说构建一个能够表达这些关系的概念和语言机制了。早期教父类型的经济三位一体论在二世纪末和三世纪初继续得到拥护。然而，它的成功却在圈子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回避了逻各斯教义，并怀疑对启示所揭示的三位一体的日益重视危及了神的统一。

这种思想潮流主要出现在西方。它被称为神格神论，因为正如特土良所面对的那样，它的追随者对经济感到恐惧，并寻求君主制的庇护。希腊语中的“神格神论”是指万物都有一个神圣的源泉和原则。

与此同时，东方则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运动。这种运动表现为坦率的多元神性观念，试图在不牺牲一神论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公正对待上帝永恒存在中的三位一体的现实和区别。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作为位格的存在。

尽管这种新方法最初与亚历山大有关，但它注定会给整个希腊三位一体论以及基督教思想留下永久的印象。希波吕托斯和特土良，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考虑两位神学家，他们或多或少直接站在护教士和爱任纽的一边。他们是罗马天主教徒、罗马对立教皇和殉道者希波吕托斯，死于 235 年，以及北非特土良，大约在 160 年至 220 年，或者一些学者说大约在 220 年。

和他们的先辈一样，两人都十分重视一神论，并致力于驳斥诺斯替二元论。他们的思想在某些方面相似，但希波吕托斯的思想更为粗略，且更为古朴。德尔图良的才华横溢的头脑能够形成更具持久价值的论述。

他们关于爱任纽教义的线索是同时从两个相反的方向来探讨，认为上帝 A 存在于他的永恒存在中，而上帝 B 则在创造和救赎的过程中显露自己。他们从爱任纽那里借用了后者的综合术语，即经济。希腊语为oikonomia，拉丁语为dispensatio。

这个词最初的含义是神圣的计划或上帝的秘密目的，后来在基督教神学中被用来指化身，即神圣目的的目标。然而，它的原始含义包括分配、组织、按一定顺序排列一系列因素或税收，希腊语，因此它被扩展为表示父与子的区别，父亲，对不起，表示子与圣灵的区别，与上帝救赎计划的实施、经济中所揭示的同一父的区别。首先，希波吕托斯和特土良都认为上帝从永恒以来就存在于独特的孤独中，但与他自己密不可分，类似于人的心理功能、理性或语言。

《辩证法》的辩护者以来就为人所熟知的教义，希波吕托斯实际上也使用了这个术语。对他来说，就像对塔图安和爱任纽一样，上帝的话语和他的智慧是不同的，事实上，圣子和圣灵被视为迫在眉睫，但特土良遵循一种将智慧等同于话语的传统。特土良明确指出，在万物之前，上帝是孤独的，是他自己的宇宙、位置、一切。

然而，他是孤独的，因为他没有外在的东西，但即便如此，他也并不是真正的孤独，因为他拥有他自己内在的理性，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理性。此外，他比他的任何前辈都更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即将到来的理性或话语的异质性或个性。上帝从永恒开始就用神圣的话语来宣扬，它构成了除了他自己之外的第二个，结束语。

其次，上帝内在存在的三重性体现在创造和救赎中，对不起。根据希波吕托斯的说法，当上帝愿意时，他创造了他的道，用他创造宇宙，用他的智慧装饰或安排宇宙。后来，他仍然着眼于拯救世界，使道在道成肉身时变得看不见了。

于是，除了圣父，也就是神性本身，还有另一个神性本身；还有另一个，第二个位格，而圣灵完成了三位一体。但是，如果在经济中有三个显露，那么实际上只有一个上帝，因为是圣父发号施令，圣子服从，圣灵让我们理解。希波吕托斯最坚持本质的统一，他说只有一种力量，当我说另一种力量时，我并不是指两个神，而是指光来自光，水来自其源头，光线来自太阳。

这些话被写进了一些信条中。因为只有一个权力，那就是从万物中发出的权力。万物就是父，从万物中发出的权力就是道。

他是父的心，因此万物都是通过他而来的，但只有他来自父。”同样，这些话不应该用后来的神学来判断，因为如果你这样做，它们听起来是从属主义的，好像这些人不是人，那是后来的词，好像这三个不是永恒的，但以此为基础来判断他是不公平的。这是犯了一个时代错误。希波吕托斯不愿意用除了预示意义之外的任何其他意义来指称儿子这个词，直到化身，一种预言意义。

特土良跟随辩护者，从他对创造工作的推断中确定了他完美的诞生。在此之前，严格地说，上帝不能有一个儿子，而在此之后，“父亲”一词开始获得特殊含义，即儿子之父，而早期的神学家通常将“父亲”一词理解为现实的创造者。这样产生后，“儿子”一词就是一个人、一个角色，是除父亲之外的第二个人。

然而，排在第三位的是圣灵，是圣子的代表或代理。他通过圣子从圣父而来，排在圣父和圣子的第三位，就像从嫩枝长出的果实排在根部的第三位，从河流中引出的渠道排在泉水的第三位，光束中的光点排在太阳的第三位。他也是一个，所以神性是三位一体的，Trinitas。

特土良是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这三个在数量上确实是不同的，可以计算。因此特土良可以说，“我们只相信一个上帝，但要遵守这个规定，这是我们的经济用语，即唯一的上帝也有一个儿子，他的道，他从自己身上发出，然后，根据他的承诺，这个儿子从父那里派来了圣灵，即保惠师。”

后来，在同样的背景下，他能够将神圣的统一与“经济的奥秘”相平衡，经济将三者分为三位一体，将圣父、圣子和圣灵列为三位一体。特土良竭力表明，

经济中所揭示的三位一体与上帝的本质统一并不矛盾。像希波吕托斯一样，他认为，虽然三个人是单一不可分割权力的几种表现形式，并指出，与帝国政府类似，一个拥有相同主权的人可以由协调机构行使。

和辩护者一样，他一再驳斥三者之间的区别涉及任何分裂或分离的说法。这是一种区别或分配，一种分配，而不是分离，他引用了根和枝、源和河流、太阳和光之间的统一作为例证。他表达这一点的典型方式是说圣父、圣子和圣灵在本质上是一体的。

因此，父与子是同一实体，并非被分割，而是延伸。救世主宣称“我与父原为一”，表明三位一体，而非一个人，这表明了实体的同一性，而不仅仅是数字上的统一。子与父同为实体，子与灵与父的实体相同。

他使用粗俗的唯物主义语言，将神圣的精神视为一种极为稀有的物质，这是隐喻。坎塔里安可以说，圣父是整个物质，而圣子是整体的派生和一部分，上下文清楚地表明，这一部分不应从字面上理解为任何分裂或分离。因此，当他总结这个问题时，他驳斥了位格在地位、实质或权力上可以分为三个的想法。

就这些而言，神性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仅适用于位格所呈现的等级、方面或表现形式。希波吕托斯和特土良与爱任纽一致认为，经济中启示的三位是他们所理解的多元性的表现形式，无论这种多元性多么模糊，都在神性即将到来的生命中。爱任纽的进步之处在于，他们尝试了以下几点：a，明确阐述神圣力量或实质的统一性，三位是神圣力量或实质的表现形式；b，将三位描述为位格，希腊语，*personae*，拉丁语。

值得注意的是，后一个术语仍为他们保留，因为它体现在启示的秩序中。直到后来，它才被应用于圣灵中的话语，因为它在上帝的永恒存在中迫在眉睫。关于他们的术语的确切含义有很多讨论，一些人认为，对于特土良来说，无论如何，在他的法律教育下，实质性意味着几个人可以共同拥有的一块财产。

但事实上，他首先想到的是隐喻意义，这个词隐含着神圣的本质，即上帝所具有的具体现实。正如他所说：“上帝是实体的名称，即神性，而这个词远非一个概念上的非实体，而是实质的，是由精神、智慧和理性组成的实体。”因

此，当他说圣子与圣父是同一实体时，他的意思是他们具有相同的神圣性质或本质。

事实上，由于神性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三位一体是同一个存在。另一方面，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人”和“人”这两个词非常适合表达三者的差异性或独立性。希腊语prosopa（即脸或人）最初表示脸，然后表示角色，后来表示个人，强调的通常是外在方面或客观表现。

拉丁语 persona 的主要含义是面具，佩戴面具的演员和他扮演的角色很容易从面具过渡。在法律用法中，它可以代表财产所有权的持有人，但正如特土良所用，它表示个人的具体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自我意识的概念如今都与人格和个人无关。

动态君主主义，即公元二世纪最后几十年，出现了两种教义，尽管它们本质上不同，但现代历史学家将它们归为一类，统称为君主主义。动态君主主义，更准确地说是收养论，是一种理论，认为基督只是一个人，上帝的灵降临在他身上。它本质上是一种基督论异端，但它产生的环境证明了它在三位一体论下的处理是合理的。

形态论，所以有动态神格论和形态论 神权独一论。它们有什么共同点？神权独一论是神的王权和统一。这些错误，而且是大错误，表明教会并没有偏离神性的统一。

事实上，它太大了，以至于他们试图错误地解释有关圣子和圣灵的数据。但它不能脱离上帝的统一。这很好。

这些其他的结果是可怕的。基督只不过是一个凡人而已。

上帝赐给他圣灵，让他成为他的养子。那么，这不就是他受洗时发生的事情吗？不。成为人的永恒之子在受洗时被赐予圣灵，让他在地上完成他的使命。

他不是，是的，他在某种意义上被接纳，但不是在这种意义上，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被接纳为某种比上帝低下的神。同时代人将形态论称为神格论，它倾向

于模糊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的区别。将两者都归类为神格论的形式源于这样的假设：尽管出发点和动机不同，但他们因对神圣统一或神格论的关注而团结在一起。

情态论 君主主义。如果说动态君主主义是一种相对孤立的现象，主要具有理性主义的吸引力，那么真正的君主主义（也称为形态论）就不是这样了，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流行思想潮流，至少在官方圈子里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同情。其背后的驱动力是对上帝唯一性和基督完全神性的双重信念。

迫使这一问题公开的原因是，人们越来越怀疑，新道学说和神学家们试图将神性描述为三位一体，正在威胁前者，即上帝的统一性。三位是上帝？这难道不会威胁上帝的统一性吗？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确实如此，但结果并不好。

在形态论者看来，任何认为道或子不同于父或与父不同的人的说法，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两位神的亵渎。因此，形态论者 神学一神论者教导说，只有一个上帝，事实上，他启示自己为父，在基督里他启示自己为子，在五旬节和此后他启示自己为灵。但这些都是相继发生的，而不是同时发生的。

现在，上帝，唯一的上帝，是父。现在，同一个上帝是儿子，不再是父。现在，唯一的上帝被揭示为灵，不再是父或子。

模式这个词的使用并不具有决定性，因为我们可以谈论在一个神圣本质中存在三个位格、三种存在模式和三种存在方式，而这都是正统的说法。但关键是，这三个是同时是上帝，还是这三个是相继是上帝？一神论五旬节派是一种现代形式的模式论，它认为耶稣是圣父、耶稣是圣子、耶稣是圣灵。在阿里乌斯派的斗争中，那些否认基督神性的人，搅动人们思想的问题是圣子的完全神性。

虽然这是三位一体教义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但后者最初被置于次要地位。事实上，尼西亚信经只是肯定了对圣灵的信仰，而且要过很多年才有关于圣灵在神性中地位的公开争议。然而，对更深层次问题的讨论不能无限期地推迟，在这里，我们将追溯三位一体正统教义的形成。

对此负主要责任的神学家是东方的卡帕多西亚教父。我需要另一行，谢谢你，我的朋友。巴西尔大帝，325 年至 379 年，尼撒的格列高利，他的兄弟，335 年至 395 年，纳齐安格列高利，325 年至 390 年。

尼撒的格列高利是巴西尔的弟弟。在西方，当然是奥古斯丁。我们想看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但有些思路会引导我们得出这个结论。

首先是大量同质派教士开始接受同质派观点。天哪，我之前有没有告诉过你，我们这些专业神学家喜欢这些东西，因为这些区别让我们有事可做。第二是，我会解释我所说的，人们对圣灵的地位产生了兴趣，最终承认圣灵与圣父和圣子是完全个人的、同质的。

基督教神学遭到攻击。你能想象人们会因为一个希腊字母而争斗吗？好吧，圣子是否与圣父平等，或者他是否像圣父，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是的，它可以用一个字母或一千个单词来表达，无论如何，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这些发展中，最先关注的人物是阿塔纳修斯和普瓦捷的希拉里。

他们两人都意识到，在根本问题上，同质派和尼西亚派之间的差距非常小，通过建立他们之间的和解，可以确保后者的最终成功。因此，在《论西纳提斯》第 359 章中，阿塔纳修斯做出了和解的姿态，称同质派为兄弟，他们在本质上与自己是一致的，因为他们认识到圣子来自圣父的本质，而不是来自另一个位格。作为他真正的后代，与他同在永恒，他们几乎可以接受同质派，因为只有它准确地表达了他们显然接受的真理。

希拉里在他的论述中走得更远。362 年，在阿塔纳修斯主持下召开的亚历山大会议上，迈出了又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实际步骤。每一个敏锐的读者一定都注意到并惊讶于当时神学分歧的程度，这种分歧是通过使用不同且相互混淆的神学术语而产生和持续的。

在亚历山大会议上，人们正式承认重要的不是所使用的语言，而是其背后的含义。耶！语言学进步了，我的朋友们。因此，三个位格这一公式被宣布为合法，因为尼西亚人此前一直怀疑它，因为它在他们耳中听起来很像三个ousi

a，即三个神圣的存在，但只要它不带有雅利安人所指的完全不同的外来位格，实质上彼此不同，它就被宣布为合法。

换句话说，三个原则或不同的神。所发生的是通过语言的定义和保护而进行的调解，但只是表达，即ousia，三个ousia，只是表达了同质三位一体中三个人的独立存在。相反的公式，一个位格，让每个学派的反尼西亚人如此不安，也同样得到了认可，它的追随者被解释为他们没有平民意图，但将位格等同于ousia，只是试图体现父与子之间的自然统一。

这一政治家式的决定顺便震惊了西方许多人，他们认为三个位格是三神论的宣言，两派的联盟实际上已经确定，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成为正统标志的公式的预兆，即一个本质、三个位格、一个本质、三个位格。有人提出，在做出这些提议时，阿塔纳修斯和希拉里批准了在家庭位格意义上使用同质性，这是一个我们不会追究的错误，如果将他们视为父子，那么位格就是两个，可以恰当地指定为相似，他们拥有的本质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阿塔纳修斯和希拉里的这种政治家式态度并非没有效果。

当时，大部分同质论者越来越担心阿里乌主义的威胁，但这一理论平息了他们对正统派是根深蒂固的西贝利主义者的怀疑，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同质论神学。圣灵的同质论，阿塔纳修斯，第二条发展路线，即承认圣灵的完全神性，需要更长时间的讨论，包括对阿塔纳修斯先驱贡献的描述。自奥利金时代以来，关于圣灵的神学思考明显落后于虔诚的实践。

奥利金在解释约翰福音 1-3 章时制造了麻烦，他辩称灵魂是通过太阳而产生的事物之一。哎呀。卡帕多西亚人必须解决其中一些问题。

如果他们要回答阿里乌斯的嘲讽，即圣灵的同质性似乎与圣父有两个儿子有关，那么卡帕多家学派则更倾向于区分奥利金的太阳模式和圣灵模式。尼撒的格雷戈里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其他两位卡帕多家学派则没有那么清楚或强调。

尼撒的格列高利教导说，圣灵来自上帝，来自基督。他来自父，接受自子。他与道是不可分割的。

从这里可以很容易地得出灵魂双重传递的概念。根据尼撒的格雷戈里的说法，这三个位格应根据其起源来区分，圣父是原因，其他两位是被导致的。被导致的两位可以进一步指定，因为其中一个是圣父直接产生的，而另一个是通过中介从圣父产生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只有圣子才能拥有独生子的称号，而圣灵与圣父的关系绝不会因为圣子的存在而受到损害。这一切都是永恒的，他们不是被创造出来的。格雷戈里在其他地方谈到圣子与圣灵的关系是因果关系，并使用火炬的类比，火炬首先将其光芒传递给另一个火炬，然后通过它传递给第三个火炬，以说明三位一体的关系。

显然，格里高利的教义认为圣子充当代理人，毫无疑问，他服从圣父，而圣父是三位一体的源泉，是圣灵的产生者。在他之后，东方教会的常规教义是圣灵的产生是从圣父通过圣子而来的。正如卡帕多西亚人所说，从圣父到圣子的双重产生的思想缺乏任何从属主义的痕迹，因为它的基础是对精神同源海洋的全心全意的承认。

圣灵与圣父和圣子同质。换句话说，圣灵也是上帝，而上帝只有一个。卡帕多西亚人和三位一体，我们一直在研究的发展的高潮是 381 年君士坦丁堡会议上对尼西亚信仰的重申。

此时，圣灵与圣子的同质性得到了正式认可。当时盛行的神学以伟大的卡帕多西亚人以及盲人狄迪莫斯和埃瓦格里乌斯等教师为代表。庞提库斯在实质上可以公平地被描述为阿塔纳修斯。确实，他们的角度与他脱离人性海洋传统的角度有些不同，他们自然应该以三个位格而不是一个神圣的实质作为出发点。

和阿塔纳修斯一样，他们也是圣子和圣灵同源论的拥护者。他们的教义的本质是，一个神格同时存在，这就是它与形态君主主义或形态论的区别所在，形态论认为上帝依次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形式存在。他们的教义的本质是，一个神格同时以三种存在模式或位格存在。

因此，博斯韦尔评论道：“圣父的一切都可以在圣子身上看到，圣子的一切都属于圣父，圣子的整体存在于圣父之中，反过来，圣父的整体也存在于圣子之

中。因此，圣子的本质可以说是圣父的形式和表现，圣子的本质在圣子的形式中得到认可。这里我们有共同固有的教义，或者后来被称为神圣位格的相互渗透。

可以说，神性存在于分裂的位格中，并且三个位格具有同一性。三位一体具有同一性，即神是基础，统一是父，后续位格从父而来，并向父而去。虽然排除了所有从属论，但在卡帕多西亚人眼中，父仍然是神性的源泉或原则。

这就是直到今天东方基督教的观点。他们认为，他将自己的存在赋予了另外两个人，因此可以说是导致了他们，但这是一种永恒的存在赋予。为了解释一种物质如何同时存在于三个人身上，他们诉诸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类比。

从这个角度来看，每个神圣的位格都是由其适当的具体特征决定的神格的本质。因为基本的这些具体特征分别是父权—圣父、子权—圣子、圣化力量或圣化—精神。其他卡帕多西亚人更准确地将它们定义为生成性 非受生父生生 受生是圣子，使命或使命是圣灵。

因此，人格的区别在于他们起源于神性中的永恒起源和相互关系。卡帕多西亚人因此分析了不可分割的神圣物质分布和呈现自身的方式，因此它们被称为形成的方式。用现代语言来说，复合的整体不变物质与每个人的整体不变存在是相同的。

人身上客观呈现的方式。因此，卡帕多西亚人比阿塔纳修斯更彻底地分析了位格的概念。指责他们是三神论者是荒谬的，应予驳斥。

圣奥古斯丁 354 至 430 年的贡献是早期教会最伟大的教父，也许是教会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基督徒，至少在宗教改革期间，路德和加尔文都把他视为老师。然而，正是奥古斯丁赋予了卡帕多西亚人的西方传统，赋予了东方传统以形式。然而，正是奥古斯丁赋予了西方传统成熟和最终的表达。

作为一名基督徒，他一生都在思考三位一体的问题，向询问者解释教会的教义并为其辩护。他最伟大的作品可能是被称为《三位一体论》的冗长而详尽的讨论，他在 399 年至 419 年之间的不同时间整理了这篇讨论。他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只有一位上帝，并且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在

本质上既有区别又同质于一，他的著作中充满了对此的详细陈述。他从未试图证明这一点；然而，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启示的数据，圣经几乎每一页都宣扬着它，天主教信仰，即普世信仰，将其传递给信徒。

这是他的“信仰必须先于理解”原则的极佳例证。安瑟伦使这一原则更加出名，但通常其来源是奥古斯丁。虽然奥古斯丁对三位一体正统教义的阐述贯穿始终，但他的上帝概念是绝对的、简单且不可分割的，超越了范畴，构成了其始终存在的背景。

因此，与以父亲为起点的传统（他开创的东方传统）相反，他从神性本身开始。从强调神性的唯一性这一观点中可以得出几个推论。我们明天会进一步探讨这些，我只是在下一讲中给出一些提纲，我的意思是我现在只给出一些提纲。

这导致了奥古斯丁认为三位一体的这种区别是基于他们在神性中的相互关系。第三，奥古斯丁总是困惑于解释灵魂的进程是什么，或者它与圣子的产生有何不同。最后，奥古斯丁对三位一体神学最原始的贡献是他们使用了人类灵魂结构的类比。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的作用并不是为了展示三位一体的上帝。在他看来，启示教导我们加深对绝对一性的奥秘以及三者之间真正区别的理解。如果上帝愿意，我们将在下一讲中探讨奥古斯丁的教义，它代表了西方三位一体神学的巅峰。

这是罗伯特·彼得森博士关于神学或上帝的教学。这是第四节课，三位一体的历史探究、第三世纪和奥古斯丁简介。